大乘佛法的心靈世界

講南惠楊
記宗正閱

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很高興與在座諸位見面，討論大乘佛法當中所說的心靈世界。

有人問我一個問題說：「大乘佛法的心靈世界是什麼？」我想一想可以歸納爲兩方面；一是所謂「壯烈」的一面，另一是所謂「纖細」的一面。換句話說，大乘佛法有壯烈那一面的心靈世界；還有纖細、微細、微妙的另一面。我就分別舉兩個例子，來說明什麼叫大乘佛法的心靈世界。舉完了兩個例子後，我們再來說明，這兩種心靈世界背後所寓涉的佛法理論。

顯神通救人後自殺的隱峰禪師，心裡在想什麼？

所謂「壯烈的心靈世界」，舉個例子，有一位高僧隱峯法師，一天他走在半路上，見一群强盜圍攻官兵，眼看著官兵們都快要被强盜圍殺而死了，他慈悲心大發，想替官兵解圍。就將手中一支禪杖，往天空一拋，變成一根粗重的圓木，在半天空往地面一直掉下來，那些强盜見一塊粗重的圓木從天而降，都很害怕，就一哄而散的。那些官兵本來是要被圍殺的，當然就解圍了。

這時候，這位隱峯禪師，替官兵解圍之後，他心裡就想「糟糕了！我只顧著想替官兵解圍，沒想到卻已犯下戒律了。」

因爲根據佛教的戒律，出家人（其實不止出家人，在家人也一樣），不可亂顯神通。顯了神通的話，就有怪力亂神、譁衆取寵之嫌。這位隱峯禪師又繼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已犯了戒律了，佛告訴我們，出家人不可亂顯神通的。而我卻一時不小心，爲了救那些官兵的關係，把禪杖往天空一拋，顯了神通，那怎麼辦呢？」

於是隱峯決定要自我處分，用最嚴厲的方式，來處罰自己。所以他就選擇他出家的五台山去自殺。在他自殺前，先去五台山，拜訪了他的師兄弟、好友，那些師兄弟知道他要死了，大家就來看他。然後他就問他的師兄弟們：

「你們看過有人躺著死的嗎？」

師兄弟們說：「這太平常的事了，天天都看到有人躺看到他脚上穿的是儒生的鞋，又問：

「那難道你是儒士嗎？」

他又指指他的和尚袍。所以搞不清楚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，總而言之，他是一位大德，這是沒問題的。傳說他是彌勒菩薩的化身。

有一天，傳大士寫了一首詩，很多人可能都聽過，他說：

空手把鋤頭，
步行騎水牛；
人從橋上過，
橋流水不流。

換句話說，這四句詩裡面，每一句都是矛盾的，都與事實違背的。透過這樣的一首詩，來表達傳大士他內心所自證，所自己體會，很深很深的一種心靈世界。他把他內心深處的心靈世界，利用這首句句矛盾的詩，表達出來。我們說，這代表所謂「纖細」心靈世界的一個例子。

有一位叫斷橋妙倫的出家人，看到傅翕這首矛盾詩以後，就忍不住也寫了另一首詩，來讚歎傅翕所寫的這首矛盾詩。斷橋妙倫的詩說：

狗走抖擻口，
猴愁摟搜頭；
瑞岩門前水，
自古向西流。

斷橋妙倫禪師進一步地用另外一種方式，肯定傅大士所要表達的那個很深、很纖細的心靈世界。也就是說，不管是猴子發愁的樣子，不管是狗走路的樣子，或是水流流走的樣子，從古到現在都是這樣子，沒有改變過的。也就是說，傳大士（其實也是斷橋妙倫）所要表達、描述的內心深處的意境，從古到今天，都沒有改變，都是這樣。這正是佛法所說的「法住、法味、法性常住」，世間的眞理永遠都是這樣，沒有改變。並不是因爲佛的出世才變成這樣，或是佛入滅以後，世界就變成另外的樣子。

我想我們透過隱峯和傅翕的這兩個例子，來說明「壯烈的」跟「纖細的」。問題是我們所關心的，不是在這些例子的例子，而是，這些精神、那些思想，這才是我們所要關心的主題。換句話說我們要進一步，透過這兩個例子，來看看「壯烈的」這一個現象的背後理論的基礎；以及在佛法當中，常看到的微妙、「纖細的」這一面，由它背後所蘊涵的，又是那一種理論基礎呢？

我們可以說，「壯烈的」背後所蘊涵的理論基礎，是大乘佛去里面所講的「法空」的思想；而「纖細的」背後所蘊涵的理論基礎，則是另一重大乘佛法的思想，亦即「佛性」。

換句話說，「法空」是大乘佛法的一個重要的思想，從這裏一個大乘佛法的重要思想出發，開展出來，或者顯化出來的，就是行爲上「壯烈的」一面。又情操，犧牲自己，不顧自己性命。爲了救助別人，而犧牲自己，都在所不惜的這種悲壯、壯烈的這種精神，從「法空」思想就會顯化出來。而另外一方面，「佛性」的思想，會顯化出另一種精神的心靈世界，就是纖細、微妙的心靈世界。因此，剩下的時間，我們要進一步探討「壯烈」跟「纖細」的背後，所蘊涵的這兩種大乘佛法中心的思想，也就是「法空」跟「佛性」。

世出世間，萬法皆空！你還知道在追尋什麼嗎？

我們先來談「法空」。「法空」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。「法」就是一切事物的簡稱。所謂萬法，那末，「萬法皆空」，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空的，山河大地，以至花草樹木，乃至我們心裡所想像的一切的一切，當然包括一切生命，人、雞、鴨、貓、狗……，遠有天堂、地獄……等等都是空的。天堂、地獄也包括在萬法當中，因此也是空的。甚至像天堂那樣美好的事物，譬如佛經所講的那些道理，所講的那些戒律，五戒十善……等等，也是「法」，我們稱之爲「佛法」，還是「法」，所以也是空的。或者佛經裡面所講的慈悲啦、智慧啦、涅槃啦、般若啦……等等，那同樣的還是「法」，爲「佛法」的一種，當然也是空的。因此這裡所謂的「法」，講的是「萬法」，一切的萬事萬物，我們眼睛可看、耳朵可聽、鼻子可嗅，乃至我們內心可想都是。「法」有很多很多，但是，無非兩類，一類就是世間法，一類就是出世間法。所謂世間法，就是我們世間的一切萬事萬物，也就是現象界的一切事物；所謂出世間，「出」就是超出、超越的意思，超越出我們這個世間，超越出我們這個現象世界，也就是解脫者的世界。世間法，舉個例子，譬如生死輪廻，生死輪廻是世間法。它的特色是無常、是苦。因爲無常而引伸出苦，讓我們想到苦。世間法的例子像天堂、地獄、六道輪廻，它的特色是無常、苦。而出世間法，解脫者的境界，例如涅槃。解脫者所證得的境界，我們稱爲涅槃。或者，證得涅槃之後，所顯化出來的大慈大悲，廣大的神通，這些都是所謂的出世間法。我們就以涅槃做例子：以涅槃爲中心的出世間法，重要的特色就是「樂」、「妙樂」。譬如涅槃經裡面說，涅槃有很多的特色，有很多的德性，後來歸納成爲四德——常、樂、我、淨。「常」就是常住，永恒不變的；「樂」就是妙樂的；「我」就是自由自在的；「淨」就是清淨的。涅槃的四種功德當中，我們就以「樂」作爲例子。世間法的特性是無常苦，而出世間法，像涅槃的特性就是樂。

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」之下，還能「不厭世間苦，不欣涅槃樂」，爲什麼呢？

而如果一個體悟到法空的菩薩，他瞭解到一切皆空，因此，世間法空、生死輪廻空，而附著在生死輪廻上的無常苦，自然也空。然無常苦的生死輪廻等世間法是空的，他就不會害怕這些苦。因爲他知道這些苦是空的，是不眞實的。空就是沒有，是不眞實的，是虛幻的。也就是佛經上說的，「如夢如幻」。就像做夢夢到一樣，就像魔術師（幻師）變出來的東西一樣。經上又說，空的世間法又像「泡影」。像水泡，手一戳它就破了。影子也一樣，虛幻而不是眞的。既然是這樣，有什麼好怕的，就不怕世間的苦了，既然世間的苦，你已體悟到它是空幻不實的，你就不會厭棄它、不會害怕它。相反地會發出一種宗教情操，就是不厭世間苦。

相類似地，如果你不但體悟到世間法空，也體悟到出世間法空，就會理解到出世間法，像涅槃也是如夢如幻，也是虛幻不眞實的。你所追求的，你所日日夜夜想念的這個涅槃，這個解脫，同樣也是虛幻不眞實的。即使是涅槃所帶給我們的快樂，我們也知道快樂是不眞實的，是空的。所以，就會「不欣涅槃樂」，不會想要急着追求涅槃的快樂。

「不厭世間苦，不欣涅槃樂」合起來，就是你不會厭棄世間，不會急着想去求得涅槃，不急著證入解脫。所以「法空」的證入，合起來就會顯發出一種，「不急求解脫」的宗教情操。

我想在這個地方，我必須多說幾句，多解釋幾句，才不會有誤會。很多人都瞭解，也願意接受，世間法空這個事實。世間的一切一切，像名、利、財產，甚至像自己的家庭，都可以看空，都可以看淡，因此都可以放下，甚至都可以拋棄。但是，跟他說和世間法相對應的出世間法，像涅槃、像解脫，說它是空，說它是虛幻的，說它如夢如幻，他就不願意接受。因此，他也不願意拋棄他所追求的這個美好的事物——涅槃。像這種執求涅槃的想法，就某一個意義來說，當然很好，特別是就初學佛法的來說，是很恰當的一種心態。也就是說要放棄，要把世間的一切看淡，名啊、利啊看淡，另一方面還要努力去追求涅槃、追求解脫，追求所謂的向道。就初學來說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，就一個更高層次的修行來說，這還是有障礙，還是不夠究竟的。

夾山與定山的公案，誰親誰疎？大家一起來評評理！

從佛經來說，一切都空，既然一切都空，當然包括世間法，也包括出世間法。所以，執着涅槃，執着解脫的出世間法，還是不能徹底證入空性。有一個故事，我想可以說明這一點：

有一次，有兩個師兄弟，師弟叫夾山，師兄叫定山。這位叫定山的師兄跟他的師弟夾山，有一天討論了一個問題，定山說：

「就我所知，生死中一切都要空，一切皆空。因此，連『佛』都要空。一個人如果一切皆空，空得連佛都空的話，那麼，他就沒有生死了，超脫生死輪廻了，也就是解脫了。」

結果師弟夾山，不同意他的話，說：

「你不得了，一切皆空，連『佛』都敢空，簡直是大逆不道，這豈不是魔說。生死中時時刻刻要有佛，如果我們在生死輪廻當中，時時心中有佛，也就不會被生死輪廻所迷惑，因爲不迷於生死輪廻，終究有一天，會解脫的。」

兩個人就爲這個問題——生死中該不該有佛？所謂的一切皆空，是不是要「空」得那麼徹底？爲了這個問題爭辯不下，兩個人就說：

「那麼我們去問師父好了！」

（上）

杜魚庵詩鈔（下）

陳慧劍

世外

萬事銷身外，恩仇一夢中；
蘭盧天地隔，起落死生同。

他鄉

故國山河碎，他鄉影醉飄；
有緣爲異客，不酒一身遥。

菩提珠

菩提粒粒盡珠花，小院無桑也欠麻；
閒裏挑燈不看劍，一經一偈是生涯。

漂花

逝水漂花空轉蓬，繁華都付笑談中；
靈犀無意通明鳳，祇醉僧家一樹楓。

民國六十四年乙卯歲末

讀譚復生詩感賦四絕

【之一】

我愛狂生譚嗣同，詩心常與佛心通；
蘭台得得無多日，撒手崑崙拜大空！

【之二】

我愛瀏江譚嗣同，詩情多在俠情中；
半生如電驚風雨，驀見飛鴻越太空！

【之三】

我愛交眉譚嗣同，詩成鬼雨御陰風；
無端祇拜李長吉，道是前生一夢中！

【之四】

我愛斷頭譚嗣同，血凝成碧化青虹；
書生千載傷燕市，愧煞男兒一放翁！

註：譚詩宗李長吉，自謂二眉交加成一字，與長吉相同，復喜長吉詩，時作鬼句：「幽花滑向詩鬼哭」、「欲曉不曉鬼車叫」、「君不見深林哀唱絕家詩」、「帝子不來山鬼哭」……。長吉短命，譚亦自料命促，不幸而言中。

民國六十五年丙辰

偶拈

課罷初弦夜，添香注淨茶；
一樓天外月，滿眼霧中花；
憔悴餘生事，風光此地賒；
皮囊空我相，且誦佛陀耶。

民國六十六年丁巳

點絳唇

君病堪憐。今夜海棠憔悴盡。因緣由命。人事無憑信。我夢頻驚。底事心心印。悲不禁。金山漁火。愁對瓜州徑。

民國六十三年甲寅元月廿八日